最後一夜 ■ 紹興

瀛苑副刊

朋友與他愛的人將前往紐約倒數並與周圍的陌生人親吻擁抱；死黨被請到私人派對，一群妖氣沖天的漁船跟老媽到外海釣魚，雖然老媽嘴邊直毛衣，而且臉上不東知本準備今年八月小偷偷買了兩件輕軟的羽毛好姊妹安九隻狗將急切寂寞快樂，口袋裡卻擠不出數；老弟已經摺完的事；正湊熱吟的寂——爆——了！紐約倒數卻又在路口隨便找個節慶，從中西的莫名其妙的大著肚貓也「落單」了！沒錯，寂——寂寞——快樂，口袋裡卻擠不出歡。我似乎「落單」了！沒錯，寂——寂寞——快樂，口袋裡卻擠不出想出半毛錢，想跟死黨的矜持，在「台灣情人節、聖誕節、耶誕節、復活節、世紀最後倒數，也會去擔心電腦Y2K問題，他們極盡瘋狂能早知道的伴共年度、感恩節、復活節、世紀最後倒數，也會去擔心電腦Y2K問題，他們極盡瘋狂能去的舊曆年、感恩節、復活節、世紀最後倒數，也會去擔心電腦Y2K問題，他們極盡瘋狂能情人的聖誕節號稱本世紀最後倒數，也會去擔心電腦Y2K問題，他們極盡瘋狂能年的世紀最後倒數，也會去擔心電腦Y2K問題，他們極盡瘋狂能本世紀最後倒數，也會去擔心電腦Y2K問題，他們極盡瘋狂能年的年輕絕對不會去擔心電腦Y2K問題，他們極盡瘋狂能年的想甩掉二十世紀莫名其妙的壓力。

當國際換日線附近的小島爭先恐後的宣稱，此處是迎接公元兩千年第一道曙光的光觀勝地，得不到幸福的我，倒要詛咒當天狂風暴雨、烏雲蔽日，當一切優勢都不在我身邊，我見不得別人好。話說回來，我也想過「最in」的慶祝方式，就是在擠滿成千上萬陌生人的紐約街道上大喊「HAPPY NEW YEAR」，然後見人就是熱情擁抱及親吻，但死黨告訴我，如果你旁邊的是超爆醜的人，你會想做這些動作

家人相聚，不指望；與朋友守夜，不可能；與死黨同歡，不敢去；那我真是一坨大便，凍在冷冷的馬桶水裡，還忘不了沖進化糞池中。當親愛的您，讀到這裡是不是想要找伴共度本世紀最後一夜，那您就得多加把勁吧！

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我用大學聯考的幹勁到處詢問，哪裡有活動是不需要攜伴參加，而且價格低廉，答案是「NO！」「沒有！」，聽說當夜的娛樂場所價碼是平常的三到五倍，有命就花錢來玩吧！再者，錢如果是小事，那找不會冷場的朋友一同去慶祝狂歡就得花更多心思，我想沒有人願意帶個「大型冷凍庫」前去參加PARTY吧！話說找伴共度千禧夜，需要精心挑選，說殘酷一點，如果我們是「壁花」或是「野獸」，在眾人極盡誇張的裝扮自己時，我們再多的打扮都只能怪父母，這是何等殘酷的社會啊！

可是別擔心，時間對我們是公平的對待，每個人都擁有二十四小時，它絕對不會忽略這群被美麗遺棄的人兒，就算我們獨自一人在午夜十一時五十九分五十五秒的房間裡，對世紀末的最後幾秒的倒數時，雖眼角擒住淚水心有不甘，卻能更堅強的活下去，因為我們會許下來年更好的美夢，繼續編織到下一個世紀。最後一夜，提醒各位年輕生、靠夢幻過日子以及愛搞浪漫的朋友們，要隆重慶祝生命裡唯一一個世紀交替的夜晚，就算一個人也沒關係，想一想？沒有多少人能像蔣宋美齡這等福氣跨越三個世紀不死，而我們卻能很幸運的度過這兩個世紀，真值得在一九九九年的最後五秒來大聲的宣示——「五、四、三、二、一，下一個世紀，我們的浪漫不死。」